

從「牛角」到「天涯海角」 ——「角」字的詞義衍生及詞彙化初探

江良真

Chiang Liang Chen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 &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摘要

「角」字依許慎《說文》為一象形字，其與不同的語素搭配時，如「角落」、「角頭」、「角逐」等，語義和語法都會產生變化，故欲藉由本文，探討漢語「角」字的語義衍生與語法功能轉變。本文將採 Lakoff (1987)「原型理論」與 Lakoff & Johnson (1980)「譬喻／轉喻理論」來處理與解釋「角」的語義擴散，而與「角」字構成的複合詞多非並列結構，故本文將董秀芳 (2000)「詞彙化」理論略微修改後應用於分析「X+角」及「角+X」的詞彙化程度，發現「角」字的詞彙化可分為四個階層，分別為：(1)順序固定，如：「牛角」；(2)整體詞義仍可從詞素義中得到，如：「角弓」；(3)詞義出現專指化或抽象化，如：「海角」；(4)語法功能轉變，如：「角逐」。

關鍵字：角、原型理論、隱喻、轉喻、詞彙化

1.前言

「台灣最黑暗的『角落』，本省『角頭』直接參與地方議會選舉的比例急速增加，甚而得以因此『角逐』議長大位……。」這是一則新聞的截錄，可以發現「角」與不同的詞素搭配時，語義和語法都產生了變化。依許慎《說文》，「角」為象形字，但是這些「角」似乎跟它所象之形扯不上關係，甚至，「這場『角力』最後鹿死誰手？」這個「角」，和四年前上映的「海角七號」又有什麼關係呢？故欲藉由本文，探討漢語「角」字的詞義衍生與語法功能轉變。以下先介紹 Lakoff (1987)「原型理論」、Lakoff & Johnson (1980)「隱喻／轉喻理論」與董秀芳 (2002)「詞彙化」理論，再分述「角」字的詞義衍生以及「X+角」、「角+X」的詞彙化層級。

2.理論背景

2.1 原型理論

原型理論源於美國心理學家 Eleanor Rosch 在 1970 年代對色彩的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從色彩範疇擴展到其他範疇，其實驗中發現了不對稱現象，稱為「原型效應」，即接受實驗者指出範疇中的某些成員比其他成員更能代表這一範疇，一個範疇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員稱為「原型」成員，例如知更鳥比鴛鴦更能代表「鳥」這一個範疇。Lakoff (1987, 1994) 則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指出原型效應呈現於語言的所有領域；在語義學上，原型理論主張在眾多語義中，有一個是最基本、最常用、最具代表性的，此即原型語義 (prototypical meaning)，其他意義以此為中心，依據不同的特徵朝不同方向衍生出來；例如「母親」這一概念有生育、養育、家系等模式，分別引申出代理孕母、繼母、語法學上描述句子結構的樹形圖等含義，各種不同的模式被用於作為母親各種不同引申義的基礎 (Lakoff, 1987, 1994, 頁 104)。

2.2 譬喻／轉喻理論

Lakoff & Johnson (1980, 2010) 指出我們的思維方式、經驗、日常行為多半是譬喻

性的，譬喻（metaphors）的概念以各種表達形式出現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這些表達形式包括修辭學上的「譬喻」、「轉化」等。用「譬喻」來解釋「修辭」與「譬喻概念」，可以說：若視譬喻性語言為一座冰山，那麼修辭派注重的是其露出水面的表像，有許多不相關聯的山頭，分類繁細；而認知派注重的是冰山的水下部分，往往發現水表分立的山頭在水下卻有共同的基底（Lakoff & Johnson，1980，2010，中譯導讀頁 70）。「冰山的水下部分」即譬喻的概念，本文所指的譬喻即為「譬喻概念」。

Lakoff（1986）提到「轉喻模式」（metonymic model），指出人們常用某一事物易理解或領悟的方面，來表示該事物的整體或其他部分或方面。英語中一個地方可以被用來表示位於該地的一個機構，如：「白宮表示沉默。」因為白宮是美國總統居住和辦公的地點，「白宮」在這裡代指美國政府。這種模式類似修辭法中的「借代」。黃慶萱（2002）指出：「所謂借代，就是指在談話或行文中，放棄通常使用的本名或詞句不用，而另找其他與本名密切相關的名稱或語句代替。」只是「借代」是從語言現象來界定，而 Lakoff 的「轉喻」則從認知思維來界定。

Lakoff&Johnson 並比較了譬喻和轉喻的異同：譬喻和轉喻同樣扮演著促使語義衍生的角色，兩者均以我們的經驗為基礎，有系統地存在於我們的文化之中。但譬喻與轉喻的運作過程不同，譬喻映射跨及兩個以上不同的概念域，而轉喻映射僅發生於同一概念域之內；兩者的功能也有區別：譬喻之主要功能在於理解，通常是藉由較具體熟悉的事物，來理解較抽象陌生的事物；轉喻的功能主要在於提示，常採用某一事物易理解或易領悟的方面，來代表該事物的整體、其他部分或方面（Lakoff & Johnson，1980，2010，中譯導讀頁 103）。

2.3 詞彙化

Givón（1971）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今天的詞法曾是昨天的句法，這種從句法到詞法的轉化現象在語言中普遍存在著。」（轉引自董秀芳，2000，頁 1）董秀芳把這種現象稱為「詞彙化」，句法結構的詞彙化是從一種能產的可類推的形式變為凝固的不能類推的形式，其內部動因多由於句法結構中語法性成分的功能衰退，導至該語法性成分

原來的自由組合凝固成辭彙成分，成為已消失的句法形式的遺跡而保留在語言系統中（董秀芳，2002，頁8）。

從短語到複合詞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因此這兩個範疇間的邊界是模糊的，複合詞範疇中有些成員已經徹底詞化，不再具有短語的特性，這是最典型的成員，而更為大量的正是處於變化過程之中，既有短語的某些特徵，又有詞的某些屬性；複合詞範疇中成員之間的地位並不平等，有著詞化程度的級差；董秀芳提出四個標準來判別「動詞性並列式複合詞」的詞化程度的等級高低（董秀芳，2000，頁58）。我們發現以「角」字構成的複合詞亦有不同的詞化層級，然而「角」字構成的複合詞多非並列結構，故本文將其略微修改為以下特徵，應用於分析「X+角」及「角+X」的詞彙化程度：(1)順序固定，(2)整體詞義仍可從詞素義中得到，(3)詞義出現專指化或抽象化，(4)語法功能轉變。

3. 「角」的詞義衍生

詞的本義，嚴格說起來應該是語言產生時的最原始意義，漢語的歷史悠久，遠古漢語的詞彙可能有更原始的意義，然而考證困難，今日我們能談的只是文獻史料所能證明的本義。漢語的多樣性表現在以形音義各種不同方式造字，更有轉注和假借的用字之法，故欲探討漢語的原始意義，可先瞭解它是怎麼造字的，文字的產生由於先民使用上的需要，造字的過程反應了先民觀察的角度以及這個字所可能包含的文化意涵，就邏輯上說，得先有字的本義，才有它的衍生義。

甲骨文中「角」寫作「𠩺」，「𠩺」像獸角尖銳突出的形狀，中間「𠩺」像獸角上的紋理，金文中的「角」或橫寫，後來隸書、楷書中的「角」字形似乎變化不大。動物中有「角」的，在造字時常常保留了這個特徵，例如「牛」、「羊」、「鹿」字，可見「角」作為動物的特徵是很有代表性的。而動物之中「角」最大最漂亮的，大概要算是「鹿」了，但鹿的角恐非「角」字的原型。《爾雅》記載中國古代六畜為馬、牛、羊、雞、犬、豬，古代雖還有飼養「象」，然象與豬的為牙，非角，從字形相似度以及人們常見之物常是取材之主要來源的兩個角度思考，「角」字所畫應與牛角較為相近。「角」所象應為「牛角」（蔡信發1997，頁56），則「牛角」是「角」的原型，其他動物的角屬於「角」

範疇的次成員。由此我們已可窺見語義的幅射狀衍生。

查尋《漢語大字典》裡對「角」的解釋，可以發現「角」的詞義很早便出現了分化的現象。《書·泰誓中》：「百姓懍懍，若崩厥角。」這裡的「角」已出現用來指人的額骨；《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這裡的「角」引申為當面迎擊，已非具體的意義，且轉類為動詞。就資料看來，這些詞語的引申義有的是較為核心的義涵，與本義關係較密切；有的可能是引申之後再引申的意義，與本義關係更為疏遠。但是這些引申義與本義之間的關係遠近，許多字典裡並不會加以分類，所以我們不容易看出來，而且談及詞彙意義時，大多數的焦點是詞彙的衍生義而非本義。

以下試從 Lakoff (1987)「原型理論」與 Lakoff & Johnson (1980)「譬喻／轉喻理論」來處理與解釋「角」的語義衍生。為免資料的偏頗，以下以中研院《漢語大字典》為主，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大詞典》為輔，將「角」依據不同特徵概念而衍生的語義作一整理，「角」的四種讀音在此暫不討論。

3.1 詞義的直接衍生

3.1.1 具體的角

(1)「角」指牛角。《禮記·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說明牛角的大小決定了這頭牛適用的場合：祭祀天地的牛，角要如繭栗大小；祭拜祖先的牛，角以能握在手中而不出把才算合適；宴請賓客的牛，角要有一尺長。《詩經·周頌》：「殺時牲牡，有侏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意思是：殺了那頭黃毛黑唇的牛，牠的角又彎又漂亮，用來祭祀天地，延續古人的禮儀。此為「角」最原始的意義。

(2)「角」為星宿名。《爾雅·釋天》：「壽星，角、亢也。」人們經由想像，以龍的身形隱喻天上星辰的分布，「角」為星宿名指的是蒼龍星宿的「角」，反映的仍然是「獸角」義。

(3)「角」為禽獸的代稱。《太玄·窮》：「山無角，水無鱗。」范望注：「角，禽也。」「角」是有蹄類哺乳動物特有的頭部裝飾，其功能大多是作為防禦外敵入侵、抵抗凶猛的捕食者以及同種間為了交配而競爭的重要工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我們藉由「角」來認識動物的某些特質和習性，「角」既是獸類身上明顯的、重要的、具代表性的特徵，故用來指稱禽獸整體是不為過的，在此應用了轉喻的機制。

3.1.2 質地的概念

「角」的特徵為質地堅硬，有中間中空者，可作為器物，並以此轉喻為器物名稱。

(4)「角」為古代酒器。清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角部》：「疑古酒器之始，以角為之，故觚、觶、觴、觥等字多從角。」鄭玄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禮記·禮器》：「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以「角」名之的酒器原來是以獸角做成的，此以質地轉喻它的功用。青銅製的「角」出現於商代和西周初期，容四升，形似爵而無柱與流，兩尾對稱，有蓋，用以溫酒和盛酒。商人好酒，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飲酒器，「角」可能是下級官吏及平民使用之物。

(5)「角」為古樂器名，多用於軍隊中。《廣韻·覺韻》：「角，亦大角，軍器。」東晉 徐廣《車服儀制》：「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也。」唐 段成式《鬻策格》：「革角，長五尺，形如竹筒，鹵簿、軍中皆用之，或竹木，或皮。」作戰時用獸角吹聲示警，稱為「大角」，或略稱為「角」，「鳴角收兵」就是指這種軍器而言。以「角」名之的樂器原來是以獸角做成的，是以質地轉喻它的功用，後代的角樂器以其它材料製成且不限用於軍中，但仍保有「角」的形狀，故以「角」稱這種形制的樂器（馮建志，2002，頁 17）。

3.1.3 形狀及位置的概念

「角」的形狀尖形突出，位於獸類身體的頂端亦為邊緣處，依此特徵，形狀相似或

位置相似者常以「角」譬喻之。有形狀及位置皆相似者，亦有形狀或位置分別相似者。

(6)「角」指動物頭上像角的東西。我們用「角」為動物身體的部分命名，如牛的「角」、羊的「角」、鹿的「角」、犀牛的「角」、獨角仙的「角」、天蛾的觸「角」、蝸牛「角」，仔細比較這些「角」，它們是否都有共同的特徵？即使牛、羊、鹿、犀牛的「角」都是長在獸類身上，生物學上對牛和羊、鹿、犀牛的「角」的分類是為不同類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而獨角仙和天蛾都是昆蟲，它們的角又是否相同？甚至蝸牛頭上像「角」的東西是屬於其軟體的一部分，我們也以「角」稱之，《莊子·則陽》：「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我們可以發現生物學上的定義和語言的命名所反應的觀點是不同的，語言反應了我們對事物的歸類，這些位於動物身體前端的突出物，我們才會以「角」名之，即使蠶的尾巴有小突起，亦不稱它為「角」，這是我們透過對於「角」形狀和位置的認知而作的譬喻。

(7)「角」指額骨。《釋名·釋形體》：「角者，生於額角也。」不管生在鼻上還是頭上，「角」的位置都在最前端或最上部，凸出於獸類整個身體之外的位置，人身上用「角」形容的特徵也集中於頭部，「額角」之外還有「眼角」、「眉角」、「嘴角」，人的身上當然沒有長「角」，這裡使用了譬喻的機制，將「角」尖形凸出的特徵映射到人的身上。「額角」其實並未如獸角這般高度，所以還誇飾了凸起的程度，表現其異於常人，異於常人的表現常用「角」來形容，有正面的意涵，如稱人表現傑出為「嶄露頭角」，語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亦有負面的意涵，如稱人長相醜陋為「生毛帶角」。

(8)「角」指古代男孩頭頂兩側綁的髮束。《字彙·角部》：「角，頭髻也。」《詩·衛風·氓》：「總角之宴，言笑晏晏。」《毛傳》：「總角，結髮也。」孔穎達《正義》：「男子未冠，婦人未笄，結其髮，聚之為兩角。」人頭上的髮束像獸類頭上的角，以「角」譬喻之，「總角」指小孩頭頂兩側綁兩撮髮束，古代只有這個年紀的孩子會作這樣的打扮，因為是這個年紀的特徵，後來以轉喻的機制泛指這個年紀的孩子，成為「童年」的代稱。

(9)「角」指事物的一部分。成語「冰山一角」的「角」指冰山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冰

山浮出水面的部分只占總體積的十分之一，對船隻而言，水面下看不見的大塊冰山才是更危險的，著名的鐵達尼號便是撞上水面下的冰山而沉沒。冰山的「角」在冰山的頂端，尖銳突出，貌似「獸角」而以「角」譬喻之。再如魯迅《書信集·致金肇野》：「但我看別人的作品，割取名作之一角者也不少。」「角」再由具體的冰山的一部分，隱喻抽象的作品內涵的一部分。

3.1.3.1 形狀的概念

(10)「角」為古代量穀物時刮平斗斛的用具。《管子·七法》：「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尹知章注：「角，亦器量之名。」量穀物時刮平斗斛的用具形狀如「角」而以「角」譬喻之。「角」為尖形，凸出之物常以「角」稱之，小至食物、器物，大至地理空間。

(11)「角」指餃子。《聊齋志異·司文郎》：「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啗而甘之。」「餃子」是中國北方的傳統食品，用豬肉、牛肉混合大白菜、瓠子或韭菜等作成餡，包在薄麵皮中，又稱「角子」，是因為像「角」的形狀。

(12)「角」為錢幣單位。明代流行的銀錠呈水餃狀，俗稱銀角子。清末稱銀元的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曰角子。魯迅《阿Q正傳》：「鄒七嫂在阿Q那裏買了一條藍綢裙，舊固然是舊的，但祇花了九角錢。」人民幣一元的十分之一亦稱「角」，俗稱「毛」。楊朔《征塵》：「我掏出兩角錢遞給他，不知應該說什麼。」

(13)「角」指「岬角」，地理學上指陸地向海中凸出的部分，多用於地名。如中國福建省有「鎮海角」，山東省有「成山角」，非洲南部有「好望角」。

(14)「角」為數學名詞，從一點引出的兩條直線形成的。明 徐光啟《句股義》：「句股，即三邊直角形也。」「三角形」、「角度」都有尖形的特徵，這類名詞原為專名，有其實體義，今日「角度」抽象引申為泛指各種觀察事物的觀點，使用得相當普遍，其概念來自於將整體的觀察譬喻為一個圓，部分的觀察只是其中一「角」，透過譬喻，表達了一

個更為抽象的意涵。

(15)「角」指牛角長得周正。《論語·雍也》：「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集解：「角者，角周正，中犧牲。」牛隻頭上的角形狀不一，唯有角長得周正的牛適合作為犧牲，故取其周正的形狀轉喻整體的形狀，表達的是對「角」的講究。

(16)「角」指裹束。《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三引皇甫枚《三水小牘》：「乃與村眾及公直同發蠶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孟姜女變文》：「祭之已了，角束夫骨，自將背負。」此處「角」動詞化，以「角」譬喻，同時講出了包裹的形狀以及包束的動作。

3.1.3.2 位置的概念

(17)「角」指頭。《書·泰誓中》：「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穎達疏：「以畜獸為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角」多生於獸類頭上，比頭部更突出的位置，獸類猛力地撞擊頭部時一定會先弄傷自己的「角」，此處運用轉喻的機制，以獸角代指獸類的整顆頭，「崩角」則以獸類撞頭的動作譬喻百姓叩頭的動作。

(18)「角」指當面迎擊。《左傳·襄公十四年》：「……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持之，與晉踣之。」孔穎達疏：「角之，謂執其角也。」此處「角」動詞化為抓住角，不但表達了要抓的對象是「角」，更表達了抓的動作。春秋時代，晉國和秦國原來要聯合攻打鄭國，秦國卻偷偷地和鄭國結盟，因此引發之後的「秦晉殽之戰」，此戰役晉國徵調姜姓的戎族前來協助，晉國在上邊抵禦，戎人在下邊對抗，秦國的軍隊因此全軍覆沒；此處以捕鹿譬喻戰爭，「角」在獸類身體的前面的位置，以晉國人抓住鹿的角譬喻當面迎擊，各部戎人拖住鹿的後腿譬喻背後攻擊。故「角」從抓住角又引申出當面迎擊的意涵。

(19)「角」指偏僻不受注意之處。唐 杜甫《雨過蘇端》：「紅稠屋角花，碧秀牆隅草。」此處「屋角」、「牆隅」指的都是牆的邊緣處，是譬喻自獸角在動物身上邊緣的位置，但

牆邊的花草並不長在牆上而是生在泥土裡的，故「屋角」、「牆隅」指出的只是抽象的偏僻的位置，而非具體的花草的載體。楊沫《青春之歌》第一章：「她沒有同伴，只一個人坐在車廂一角的硬木位子上。」此處的「角」依附於車廂內部的空間，是虛擬的，故方形的車廂裡有「角」，圓形的車站裡有「角」，開放的操場也有「角」，實際指的是車廂、車站裡或操場上僻靜的一隅，以具體的「角」譬喻抽象的空間，譬喻所指亦為邊緣義。元 羅貫中《平妖傳》第十一回：「只不知住居何處，天涯海角怎得相逢，不免四處去尋訪他。」「海角」更誇飾了偏僻的程度，表示極度偏遠，人不易至之地。

3.1.4 功用的概念

「角」的功用在於作為獸類的防禦武器，詞義由此引申。

(20) 「角」指競爭。《廣韻·覺韻》：「角，競也。」《尉繚子·武議》：「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紅樓夢》第九回：「兩個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獸類在防禦外敵入侵、抵抗凶猛的捕食者以及同種間為了交配而競爭時，常以角相抵，以獸類相鬥譬喻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此處「角」動詞化，不但表達了使用的武器為「角」，更表達了競爭的動作。帶「角」字的動詞大多有競爭的意涵，如「角口」、「角智」、「角逐」。

3.2 詞義的間接衍生

(21) 「角」指使合乎標準。《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鄭玄注：「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之也。」《禮記》中規定每年的仲春、仲秋時節都要對度量衡等測量器具進行校正。「角」從(10) 量穀物時刮平斗斛的用具，譬喻為使各種量器合乎標準，由具體的物轉為抽象的動作。

(22) 「角」指衡量、考察。《孫子·虛實》：「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曹操注：「角，量也。」《漢書·賈誼傳》：「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顏師古注：「角，校

也。」「角」除了指稱考察量器是否合乎標準，也譬喻考察人才是否合乎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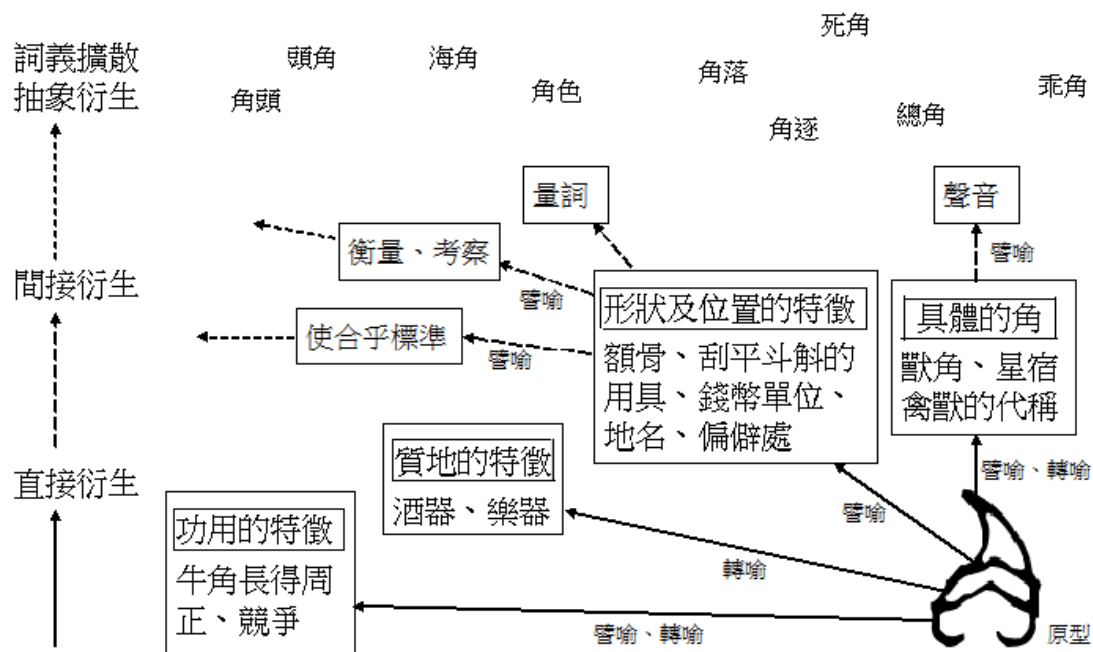
(23)「角」為量詞。唐 司空圖《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之十一：「客來須共醒醒看，碾盡明昌幾角茶。」此處「角」為計算飲料的單位。宋岳珂《金陀續編》卷十三：「省田柒頃捌拾捌畝壹角壹步，地壹拾壹頃玖拾陸畝大三角。」此處「角」為計算土地的單位。《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此處「角」為計算文書件數的單位。「角」從(12)計算錢幣的單位，發展成為計算其它事物的單位，轉喻成量詞。

(24)「角」為古代五聲音階的第三音，其音潤而圓長，清濁分明，代表的是百姓的心聲。《周禮·春官·大師》「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角聲」如何代表百姓的心聲？馮文慈（1984）在〈釋宮商角徵羽階名的由來〉認為：「二十八宿環繞的中心為『中宮』，即北斗七星，由於視『中宮』的地位如此重要，因此把音階五音中為首的、統率其他四音的第一級音命名為宮。在君主專制的社會條件下，這實是一種深刻的比擬。由此就發展出『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的進一步比擬。」追循詞義衍生的過程，「角聲」可能由「角宿」而來，「角宿」由「龍角」而來，「龍角」由「獸角」而來，都出自於先民的想像，啟動了一個又一個譬喻機制的結果，由此可以看到詞義的擴大、由實到虛的變化。

(25)「角」指演員。魯迅《社戲》：「扮演的多是主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此處「角」指演員，「主角」、「配角」等詞語分別說明了「角」的地位，中國戲曲流行於宋代之後，演員本不作「角」而作「腳」，元 夏伯和《青樓集誌》：「雜劇則有旦、末。旦本女人為之，名妝旦色；末本男子為之，名末泥。其餘供觀者，悉為之外腳。」「外腳」為元劇中常見之外末、外旦或外淨，則戲劇腳色以「腳」稱之。「角色」二字今日多連用，以指演員。辭典常用「腳色」解釋「角色」，戲曲或電影的底稿只作「腳本」而不作「角本」，推測「角色」用法是「假借」而來，時至今日，「角色」反而取代了「腳色」的用法。「角色」原來指戲劇中演員所扮演的劇中人物，透過譬喻，廣泛地映射到現實生活中人們對於人生如戲的觀點，「角色」一詞可能始於誤用，但是這個詞語現在非常地活躍。

語義的衍生有根據不同特徵引申而來，如「角」字由牛角→量穀物時刮平斗斛的用具→使各種量器合乎標準；亦有假借而來，如以「角」代替「腳」來指演員；意義的新生是我們靈機一動的結果。隨著人們的使用，透過隱喻或轉喻機制，詞義可以擴大，如「角」(+牛角)→(+牛角+羊角+鹿角……各種獸類角)；詞義可以縮小，如「角」(+角周正+角歪曲)→(+角周正)；更多的是詞義的轉移，如「角」發展出樂器、額骨、偏僻處、音階名、競爭等意義。

3.3 「角」的詞義衍生示意圖



上圖中，牛角為「角」的原型，「角」的詞義依據不同特徵藉由隱喻／轉喻的機制幅射狀衍生，從「角」直接引申的詞義是為「直接衍生」，由「直接衍生」再引申的詞義是為「間接衍生」，「間接衍生」的詞義多為抽象的，由此再衍生的詞義就更抽象了。詞義除了同形的義變，還有與其它詞素結合而造成的義變，「角」字與這些詞素結合成一個單位，擴散感染了這些詞素，這些單位有的還保留了「角」字直接衍生或間接衍生的意義，有的意義則需要從整體詞彙去思考。以下討論「角」字的詞彙化。

4. 「角」字的詞彙化

語義衍生是促使短語成為複合詞的一個重要機制。從短語到複合詞是漸變的過程，複合詞由兩個以上的詞根組成，詞根間不能加入其他成分，較短語的結合更為緊密，且整體詞彙義不同於字面意義，句子中短語接連出現的頻率賦予其詞彙化的機會，當此形式凝固，甚至衍生新義或轉變詞類，就成為成熟的詞彙了（董秀芳，2002，頁6），以下應用董秀芳（2002）的「詞彙化」理論，將「X+角」及「角+X」的詞彙化程度分為四個層級。

4.1 順序固定

「角」生於動物身上，常與動物名連用，如：「牛角」、「羊角」、「鹿角」，這一類的詞語已可見於辭典，「角」保留了原始的意義，整體語義就是個別語義的組合，但結構不穩定，可在中間加字，如：「牛的角」、「牛頭上的角」，或視之為短語；但「牛角」不等同於「角牛」，詞素的排列有固定順序。

4.2 整體詞義仍可從詞素義中得到

「角帶」、「角弓」、「角枕」的「角」在意義上仍是獸角，「帶」、「弓」、「枕」也是原來的意義，但三者的解釋方式不同：「角帶」指用角裝飾的腰帶，此處「角」是次要的點綴；「角弓」是用動物的角、筋做成的弓，此處「角」是主要的質地；而「角枕」是角製的或用角裝飾的枕頭，此處「角」可能是主要或次要的成分。這些詞語的整體詞義雖仍可從詞素義中得到，若沒有一些背景知識，往往對這些詞語難以正確解釋。

4.3 詞義出現專指化或抽象化

詞義的衍生會促使短語成為詞彙，成為詞彙後，結構便穩定下來不能再任意加詞了，包括專指化和抽象化。專指化如「鼓角」，鼓和角雖為普遍的樂器，但合稱時只能是軍中樂器的專指。詞義的抽象化是詞語依據不同特徵產生了引申義，抽象化的詞語亦有專指的意涵，可以分為四類。(1)實體義+抽象義：如「菱角」、「豆角」，「角」是隱喻

自獸角尖形的特徵，縱使菱或豆植株的其它部分亦為尖形，「菱角」、「豆角」只能專指其果實。(2)抽象義+實體義：如「角冠」指道士戴的帽子，「角」是隱喻自獸角尖形的特徵，道士戴這類形的帽子，故成為專指。(3)抽象義+抽象義：如「日角」指額骨中央隆起如日，古代認為是帝王或貴人之相；此處「日」指的是圓潤的特徵，「角」指的是突起的特徵。(4)整體詞彙抽象引申：這一類詞彙的意義已無法由個別詞素解釋，也無法由詞彙表面得知，如「頭角」比喻年少而才氣出眾，「角頭」泛指各地惡勢力的首領人物，「海角」比喻極度偏遠之地。

4.4 語法功能轉變

漢語把詞素的意義會合起來，產生新的意義，共有五種構詞方式：並列式、偏正式、動賓式、主謂式、動補式（竺家寧，2009，頁54）。而「X+角」及「X+角」的複合詞缺少了動補結構，其它分別敘述如下：

(1)並列式複合詞，兩個詞素以平行關係組合而成，如「鼓角」、「頭角」、「角頭」，這一類的「角」複合詞雖有出現詞義的專指化或抽象化，然未出現整體詞彙轉類的現象。

(2)偏正式複合詞，其組成的兩個詞素，前一個是修飾成分，後一個是主體詞，如「角帶」、「角弓」、「角枕」為名詞修飾名詞，「警角」、「拐角」、「死角」（劉秀瑩，2007，頁6）為動詞修飾名詞，可以發現此類複合詞的整體詞性都趨向於主體詞，主體詞似乎決定了整體詞類，此處前三者名詞為修飾語的沒有轉類，但後三者動詞作為修飾語的就發生轉類了，整體詞性成為一個名詞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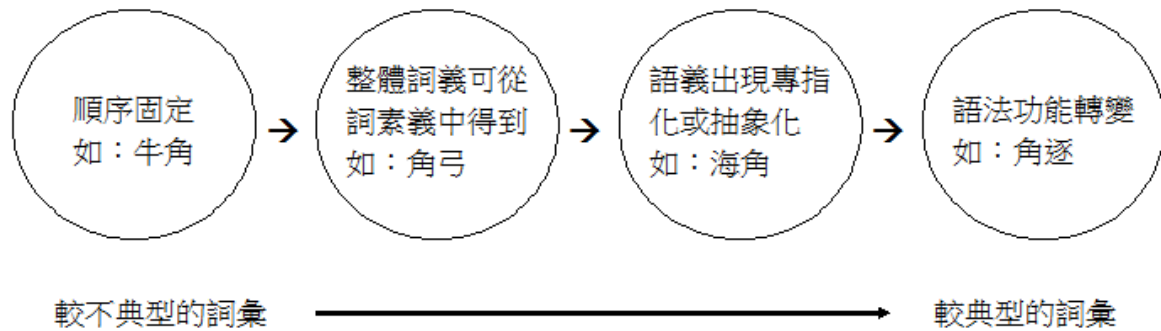
(3)動賓式複合詞，其兩個詞素中，前一個是動詞，後一個是賓語，如「總角」、「掛角」、「乖角」、「風角」、「角口」。此類複合詞的表現多樣。「總角」整體轉為名詞，比喻童年，陶淵明《榮木》詩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掛角」整體轉為動詞，《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他太晚來，位置都客滿了，只好掛角在一旁。」「乖角」整體轉為形容詞，《魏書·李崇傳》：「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風角」可作動詞，指占卜，「風」先轉類為動詞，再促使「風角」整體詞

性為動詞，《後漢書·郎顛傳》：「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風角」亦作名詞，指占卜法，《三國演義》：「及稍長，即深明周易，仰觀風角，數學通神，兼善相術。」至於「角口」，則是「角」先發生轉類，再促使整體詞性轉類成動詞，指吵架，《紅樓夢》：「林黛玉自與寶玉角口後，也自後悔。」

(4)主謂式複合詞，這一類複合詞具有句子的形式，其中一個詞素是被描述的對象，另一個是所作的描述，如「角立」、「角逐」、「角抵」，是以「角」轉喻獸類。「角立」指並峙不相讓，由名詞與動詞的組合而整體詞性轉為動詞，《宋史·呂午傳》：「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角逐」指爭勝，由名詞與動詞的組合而整體轉為動詞，《五代史平話》：「如今乃英雄角逐之秋，怎可以詩書禮義言之？」「角抵」又作「角牴」，其義為獸類以角相抵，譬喻「摔角」的動作，由名詞與動詞的組合而整體轉為動詞，後再用來指各種雜技競賽活動（李蘭嫻，2005，頁 1-8）。以上可以看見主謂式複合詞的主語虛化，謂語的意義突顯，再如「角牴」成為成熟的複合詞後，整體成為一個意義單位，隨者語境，便可能再發生語法的改變，如「角牴」一詞後來又指以摔角為業的人，整體詞性轉為名詞。《洛陽搢紳舊聞記·白萬州遇劍客》：「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牴輩。」。

漢語中還有一種特殊的「熟語」，它們的結構穩固，意義完整，不能隨意拆解，具有詞的性質和作用，人們把它當作一個語言單位來用（錢玉蓮 2006，頁 62）。這一類的詞語多有典故，整體語義超越了字面意義，往往藉由文章故事，隱喻衍生出特殊用法，或可視之為詞彙。如《晉書·王濬傳》：「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角巾私第」指穿著隱士服裝，閒居家中，後比喻功成隱退。「牛角掛書」典出《新唐書·李密傳》，敘述唐李密貧寒，乘牛掛書於角上，邊行邊讀書，後以「牛角掛書」比喻勤勉讀書。值得注意的是，詞義衍生後，衍生義往往較本義活潑，甚至取代本義。以上述成語來看，今日「角巾私第」不一定要著隱士服裝，而學生有「牛角掛書」的精神也能表達他在公車上背英文單字。

4.5 「角」的語法轉變歷程圖



上圖中，最左邊是最不典型的複合詞，最右邊的是最典型的。一個複合詞具備了這個序列中右邊的特徵，一般也就具備了左邊的特徵，但具備了序列左邊的特徵則不具備右邊的特徵（董秀芳，2000，頁 62）。詞語的多義性也會影響我們對詞彙層級的歸類。例如「角弓」也可以解釋為有角度的弓——小提琴的弓有斷面為圓形的「圓弓」及斷面為八角形的「角弓」之分。若作「角作成的弓」解，則將「角弓」歸為第二層級，若作「有角度的弓」解，則我們可能將之歸為第三層級。

同一個詞彙依據一種特徵直接→間接→抽象語義衍生，此為語義的垂直衍生，當以最後抽象發展的語義為判斷詞彙層級的根據。同一個詞彙依據不同特徵分別衍生二種以上不同語義，此為語義的平行衍生，採取何種語義是會影響我們對於詞彙層級的判斷。

5. 結論

語義會依據不同特徵朝不同方向衍生。「角」的本義為牛角，泛指獸角，為動物身上明顯的特徵，故轉喻獸的整體。「角」又依據質地、位置、形狀、功用等特徵，透過轉喻或隱喻衍生新義：「角」可轉喻以角製成的酒器；角的位置在獸類身體的最前端或最上部，人身上用「角」形容的特徵也集中於頭部；動物的角是凸出的特徵，映射到人的身上則表示異於常人；角呈尖形，尖形物常以「角」稱之，大至地理空間，小至食物、器物，且種類多樣；動物在打架時常以角相抵，故以「角」複合成的動詞多有競爭的含義。

詞義的衍生並不等量發展，以上觀之，具體的意義不容易衍生新義，抽象的意義較容易衍生新義。具體的事物不用想像，而自然界動物有角的有限；抽象的事物不依賴想

像則無法名之，而人的想像力無窮。於是藉由想像，我們將抽象事物的特徵概念化，映射於具體事物，藉由隱喻或轉喻將它呈現出來，甚至更進一步，當這些抽象語義約定俗成，我們就能從這些語義上再次引申。

語言不是量的總和，而是質的改變，詞素義與詞素義的和，不一定等於整體詞彙義，從詞彙化程度高的複合詞更可以印證這一點。有關「X+角」及「角+X」的詞彙化程度，我們依董秀芳（2002）「詞彙化」分析，發現「角」字的詞彙化可分為四個階層，分別為：(1)順序固定，如：「牛角」；(2)整體詞義仍可從詞素義中得到，如：「角弓」；(3)詞義出現專指化或抽象化，如：「海角」；(4)語法功能轉變，如：「角逐」。

歷史上出現過的短語不一定都會發生詞化，短語是臨時組合而成，人們組合使用的頻率賦予他詞化的機會，再透過重新思維促發質變，衍生新義。另外，後起詞的詞化程度不一定低於早已有之的詞，若這一個詞彙已經歷上述四個過程，那麼它就已經完成了詞彙化。

參考文獻

- 林尹，高明（主編）（1990）。**中文大詞典**。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
- 梁玉玲（等）（譯）（1994）。**女人火與危險事物**。（原作者：George Lakoff）。台北市：桂冠。（原著出版年：1987）
- 蔡信發（1997）。**說文部首類釋**。台北：萬卷樓。
- 黃慶萱（2002 修訂三版一刷）。**修辭學**。台北市：三民。
- 李蘭嫻（2005）。**唐代徒手肉搏的角抵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 錢玉蓮（2006）。**現代漢語詞彙講義**。北京市：北京大學。
- 周世箴（譯注）（2006）。**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原作者：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台北市：聯經。（原著出版年：1980）
- 竺家寧（2009 初版四刷）。**漢語詞彙學**。台北市：五南。
- 馮文慈（1984）。釋宮商角徵羽階名的由來。**中國音樂**，第1期，頁22-23。

董秀芳（2000）。動詞性並列式複合詞的歷時發展特點與詞化程度的等級。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 23 卷第 1 期，頁 57-63。

董秀芳（2002）。論句法結構的詞彙化。語言研究，第 3 期，頁 56-65。

馮建志（2002）。漢畫中鼓吹樂的樂器與類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 22 卷第 6 期，頁 17-18。

劉秀瑩（2007）。禁忌的漂白——初探「死」的語法化過程與極性補語的用法。歐洲漢語語言學叢書——漢語語言學在布達佩斯，頁 33-50。

中研院歷史語言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2^532759577^22^^4@@@1371786384>

中研院語言所漢語大字典 <http://words.sinica.edu.tw/sou/sou.html>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140.111.34.46/newDict/dict/index.html>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http://digimuse.nmns.edu.tw/DigiMuse/NewModule.aspx?ObjectId=0b00000180ab9780&ParentID=0b00000180ab9780&Domin=g&Field=fv>

聯絡方式

EMAIL：seeoxalis@pchome.com.tw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03) 5213132 轉 3601

Summary

"Jiao", according to Xu Shen's "Shuo Wen Jie Zi" is a pictograph. When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morphemes, the meanings and syntactic behaviors will change. In this paper, we will explore th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the syntactic changes of "jiao". Prototype Theory (Lakoff 1987) an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Lakoff & Johnson 1980) will be adopted to deal with the semantic extensions of "jiao". Besides, Xiufang Dong's (2000) Lexicalization Theory will be slightly modified to analyze the compounds "X + jiao" and "jiao + X". It is found that compounds of "jiao"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based on degree of lexicalization: (1) Compounds with fixed word order, such as "niou jiao"; (2) Compounds of which the meaning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meanings of morphemes, such as "jiao gung"; (3) Compounds with specialized and abstract meanings, such as "hai jiao"; (4) Compounds with a change in grammatical category such as "jiao zhu".

Keywords: jiao, prototype theory, metaphor, metonymy, lexicalization